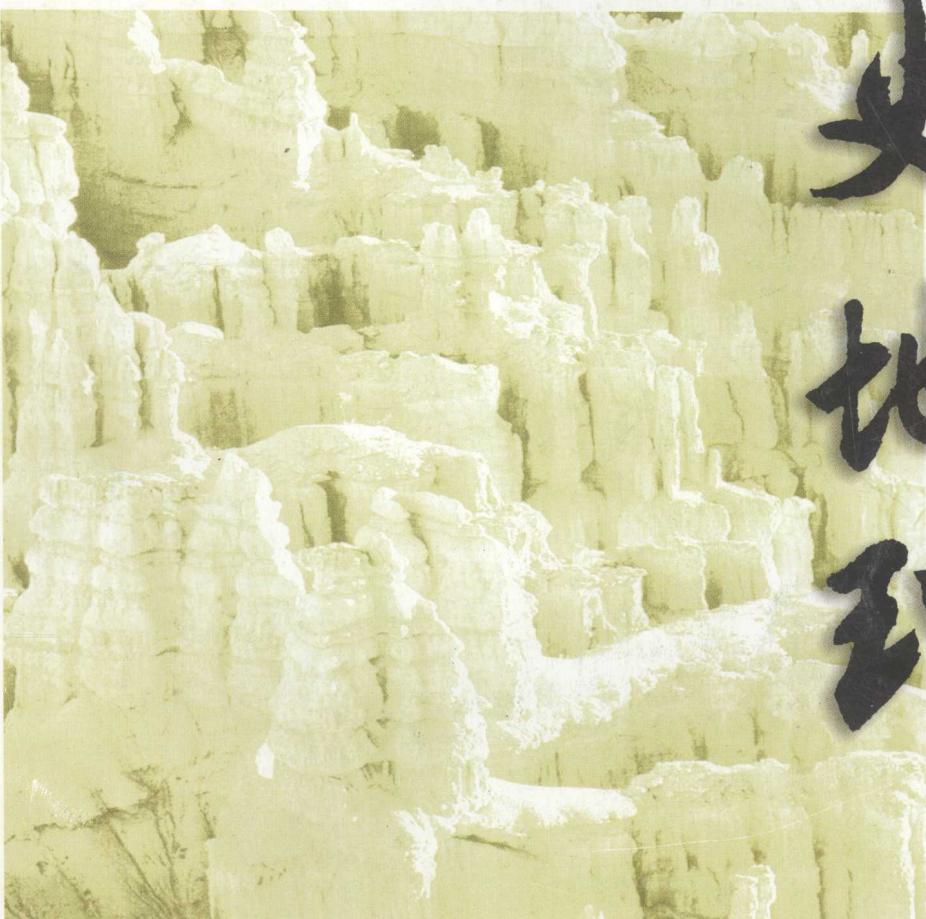


歷
史
地
理



第二十九輯

編輯委員會・編
《歷史地理》
中國地理學
會歷史地理
專業委員會

历史地理

第二十九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第29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208 - 12320 - 5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793 号

封面题字 顾廷龙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甘晓培

历史地理

第二十九辑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编

编辑部地址：上海邯郸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3.5 字数 524,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320 - 5/K · 2231

定价 60.00 元

《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陈桥驿

主 编 周振鹤 辛德勇

副 主 编 葛剑雄 李孝聪 唐晓峰 满志敏 侯勇坚

常务编委 朱 毅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王振忠 王尚义 王社教 冯季昌
华林甫 陈 伟 李并成 吴宏岐 吴松弟 胡阿祥
徐少华 郭声波 曹树基 曹小曙 龚胜生 韩光辉
韩茂莉 靳润成 蓝 勇 阙维民 曹树基

目 录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 张修桂(1)

辨楚昭王“涉睢济江”的途程与所谓“江南之云梦”..... 辛德勇(34)
太湖形成与《汉书·地理志》三江..... 王建革(44)
潮决李家洪:晚明嘉定县江东地区岸线变迁考 林 宏(56)
雍正朝盐官海神庙建设中的环境与政治..... 王大学(73)

西周“共”地所在与共伯和“入为三公”考..... 陶兴华(82)
秦郡再议..... 张 莉(94)
汉初九原地区置郡问题再探讨..... 尤 佳 吴照魁 崔建华(105)
再谈两汉未置治与东治二县..... 林汀水(119)
吴越国政区地理考述..... 李晓杰(123)
抗战时期日伪河北省政区变迁..... 傅林祥(142)

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与空间分布..... 吴松弟(154)

一事两属:引岸制度下的国家、地方与民众

——明清陕西“凤课”研究..... 杨 茜(168)
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
——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 王振忠(177)
清代云南铜矿地理分布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
——兼论放本收铜政策对云南铜业的影响..... 杨煜达(207)
19世纪末湖南、江西进口机制棉制品消费分布及形成原因 杨敬敏(237)

明清保甲制下的基层编制、户籍管理和聚落地理

——《江西新城县保甲图册》的古地图信息分析..... 郭永钦(248)
近代呼伦贝尔地区俄罗斯移民文化区发展与地理格局..... 孔 源(266)

- 《肩水金关汉简(贰)》所见“河东定阳”简试释 黄浩波(276)
从遮洋总的变迁看明代国家海洋事业中的人地关系错位现象 陈晓珊(283)
-

- “汉儿”刍议 赵永复(294)
《世界广说》与《职方外纪》文本关系考 魏毅(29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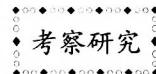


赤壁古战场的争论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兼与冯金平先生商榷 张修桂(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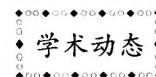
《坤舆万国全图》朝鲜彩色摹绘本及相关问题 杨雨蕾(336)



2013年帕米尔高原历史地理考察报告 张晓虹(344)



评《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 龙小峰(354)



第五届历史地理暑期前沿研修班在复旦大学成功
举行 杨煜达 韩健夫(358)



郭璞注《山海经》勘误一则 詹永锋(36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辨误一则
——顺治十四年川陕三边总督并未改置 刘传飞(363)

Contents

To Annotate and Reconstruct the Text about the Dongting Lake Water System in <i>Notes on the Book of Rivers</i> (Part II)	Zhang Xiugui(1)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il through the Sui River and the Ji River by Emperor Zhao of the Chu Kingdom and the So-called Yunmeng of Jiangnan Area	Xin Deyong(34)
The Formation of the Tai Lake and the “Three Rivers” in <i>Geography Mono- graph of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i>	Wang Jiange(44)
The Change of the Coastline in the Jiangdong Area of Jiading County in Late Ming Dynasty	Lin Hong(56)
The Environment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for the Building of Yanguan Sea- god Temple in the Yongzhe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Wang Daxue(73)
The Location of Gong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and a Study of the Process that Gong Bohe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Rulers of the Zhou State	Tao Xinghua(82)
A New Research of Prefecture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n Dynasty	Zhang Li(94)
Re-examin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refectures in Jiuyuan Area in Early Han Dynasty	You Jia; Wu Zhaokui; Cui Jianhua(105)
A New Look at the Establishment of Ye and Dongye Counties in Late Han Dynasty	Lin Tingshui(119)
Col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Wuyue Kingdom	Li Xiaojie(123)
The Chan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Puppet Hebei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u Linxiang(142)
The Development and Distribution of Cities in Modern China	Wu Songdi(154)
A Study of the Salt Tax System Implemented at Fengxiang Area in Shaanxi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ang Rui(168)

The Merchants from Hui Prefecture and Lin An County and Timber Trade along the Qingshui River and Some Related Issues	Wang Zhenzhong(177)
The Change of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opper Min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Its Caus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Yang Yuda(207)
The Consumption Distribution of Imported Machine Produced Cotton in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and Its Causes	Yang Jingmin(237)
Th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System, Household Management and Settlement Geography under the Baojia System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 Yongqin(248)
The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Russian Immigrant Cultural Areas in Modern Hulun Buir Region	Kong Yuan(266)
An Explanation of <i>He dong ding yang</i> in <i>Bamboo Slips of Golden Pass of Jianshui of the Han Dynasty</i>	Huang Haobo(276)
The Dislocation of Human and Earth Relation in National Marine Programs in the M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of the Shuyangzong	Chen Xiaoshan(283)
A Discussion of Han'er	Zhao Yongfu(294)
A Textu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i>Dzam gling rayas bshad</i> and <i>Zhi fan wai ji</i>	Wei Yi(297)
Discussion	
Arguments on the Location of the Ancient Qibi Battle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A Discussion with Feng Jinping	Zhang Xiugui(317)
History of Cartography	
The Colored Copy of <i>Kun yu wan guo quantu</i> from Korea and the Related Issues	Yang Yülei(336)
Field Work	
A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f Pamirs in 2013	Zhang Xiaohong(344)
Book Review	
Remarks on <i>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Earth Interaction in Zhuang Regions</i>	Long Xiaofeng(354)
Academic Trend	
The Fifth Summer Schoo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Has Been Held at Fudan University.....	Yang Yuda; Han Jianfu(358)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

张修桂

二、资 水

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1],

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糸山,盖路山之别名也,谓之大溪水^[2]。东北径邵陵郡武冈县南,县分都梁之所置也^[3]。县左右二冈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4]。大溪径建兴县南^[5],又径都梁县南,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王子敬侯遂之邑也。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6]。

校注:

[1] 零陵郡,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桂阳郡置,领零陵、始安、泉陵等十县,治所零陵县,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咸水乡附近,东汉迁治泉陵县,在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宋、齐、梁因之。

都梁县,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年)为侯国,属桂阳郡,元鼎六年置零陵郡,都梁侯国属之。东汉为县,仍属零陵郡。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分零陵郡北部置邵陵郡,县属之。晋、宋、齐、梁因之。

路山所出的资水,即今注入洞庭湖的资

江。《汉志》零陵郡:“都梁,侯国。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后汉书·郡国志》亦云:零陵郡都梁县“有路山。”

[2] 武陵郡,西汉高帝置,后因之,隋初废。治所迁徙,此不赘,详后文。

无阳县,西汉置,以在无水之阳为名,属武陵郡,后汉省,三国吴复置,仍属武陵郡。晋曰舞阳县,刘宋因之。萧齐曰舞阳,仍属武陵郡,隋废。治所详见本文《沅水注》校注。

《经》言,资水出零陵郡都梁县路山,郦《注》谓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唐糸山,熊《疏》据此以为“盖山先属零陵郡都梁,后割属武陵无阳,又变名也。”按,熊《疏》此言不妥。《注》文明确指出山在无阳县界,是路山当属都梁和无阳两县之间的界山,都梁县谓之路山,无阳县谓之唐糸山,故《注》文谓“唐糸山,盖路山之别名”,并非变名。再者,魏晋南朝时期,在此偏远的南部山区,也根本不可能为一个无关大局的山地而重新划界。糸亦作糸。《太平寰宇记》邵州武冈县:“唐糸山,《汉志》所谓都梁之路山,资水出焉。”“资水,源出县西南一百里唐糸山,东北流经县南。”《读史方舆纪要》永州府武冈州:“唐糸山,在州西南一百里,今山接绥宁县界。”《嘉庆一统志》宝庆

*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推进计划“金秋”项目。

府·山川：“唐糾山，在武冈县西南一百里，接靖州绥宁县界，一名路山。”即唐糾山指今绥宁县东境与城步县北境交界处海拔1350米

的山地，历史上资水源流均出自此山，是为郦《注》所记无阳、武冈间之路山，谓之大溪水（参见图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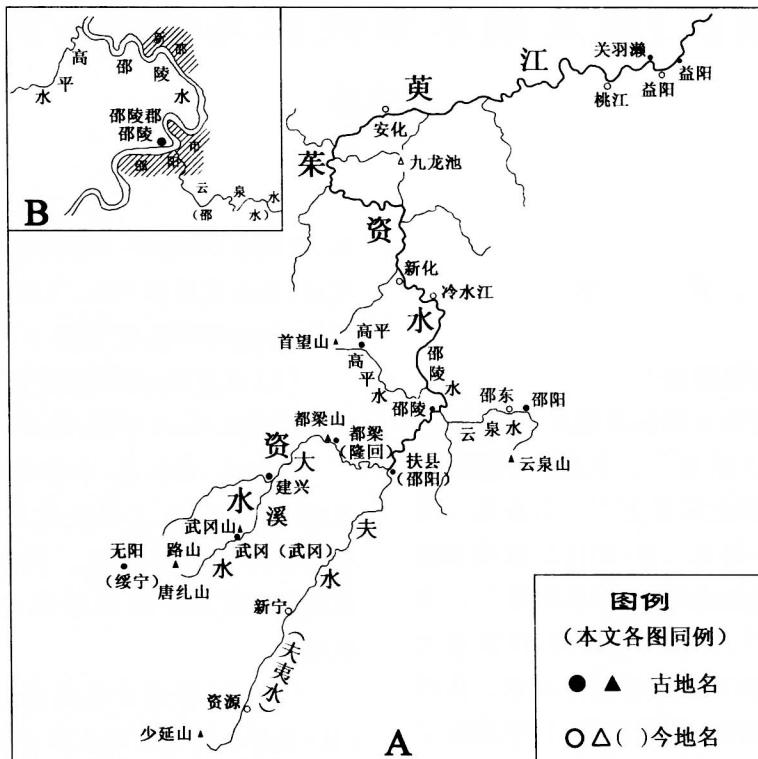


图11 《水经注》资水流域图

资水另一源流——东源出自城步县东北海拔1704米的黄马界，此山不在零陵、武陵两郡界上，《谭图》两汉、三国吴、西晋荆州图，以及以后各时期的资水源流，均以此山为资水源流，与郦《注》不合。

[3] 邵陵郡，吴宝鼎元年（266年）置，治所在今邵阳市。晋、宋、齐、梁因之。

《元和郡县志》邵州武冈县：“本汉都梁县地，属零陵郡。吴宝鼎元年改为武冈县，因武冈为名。一云晋武帝分都梁县置。”而《宋书·州郡志》湘东郡、《太平寰宇记》邵州武冈县皆作：“晋武帝分都梁立武冈（刚）。”按：《元和志》“吴宝鼎元年改（都梁）为武冈县”一说不

能成立。都梁县自设县至隋开皇九年始废，先属零陵郡，后属邵陵郡，不存在“宝鼎元年改为武冈”的问题，据《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宝鼎元年，仅是分零陵郡北部设邵陵郡而已，与武冈无涉。武冈当以“晋武帝分都梁县置”为是。

[4] 武冈县以武冈山为称。《读史方舆纪要》永州府武冈州：“武冈山，州北五里。”又云：“武冈废县，今州治。汉都梁县地，晋太康初析置武冈县，属邵陵郡，宋、齐以后因之，隋省入邵阳县。”《纪要》武冈即今县，资水经其南。《谭图》定武冈于今县，是。武冈山不但风景秀丽，且因左右二冈夹江对峙，形势险

要，传说后汉五溪蛮保此冈，当有可能，而县以冈为称，则是史实。

[5]《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古迹：“建兴废县，在武冈州东北。晋置县，南北朝梁省。唐武德四年复置，寻省入武冈。《宋书·州郡志》邵陵太守领县建兴，晋武帝分邵陵立。《唐书·地理志》邵州武冈，武德七年，省建兴入焉。按《水经注》，建兴在武冈县东、都梁县之西，《唐志》亦曰省入武冈，《宋志》云分邵陵立，似误。”是。建兴在都梁县之西南，夫夷县之西，邵陵县在此两县之东北，建兴不得“分邵陵立”，当是晋武帝析都梁县置武冈的同时，又置建兴县，均属邵陵郡。建兴县治所，杨《疏》谓“在今武冈州东北百余里”。据《谭图》所示，约在今洞口县东南、资水北岸的石背村附近。但如以相关记载结合地理形势分析，故址或当在今武冈东北与洞口县交界处，蓼水、资水交汇处北岸的八房头村，可能更为合适。《水经注》资水源流大溪水经其南。

[6]据郦《注》，都梁县的名称，得自于县西小山渟水生兰草，兰有都梁之谓，小山因之有都梁山之号，县受小山之号，故谓之都梁县。杨《疏》：“《御览》九百八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都梁县有小山，山上水极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号县。”是郦《注》本《荆州记》。

都梁县以县西的小山都梁山为名，即都梁山当在县西近旁。《元和郡县志》邵州武冈县：“都梁山，在县东北一百三十里。”都梁县的定位，当以此为据。《谭图》西晋荆州图，或即据此为都梁县定点于建兴县的资水下游方向，即今隆回县治，基本符合郦《注》和《元和志》的记载。然两汉、三国荆州图，却又另定都梁县于今武冈县东北约五里处，恐有不妥。据郦《注》文意，都梁县从西汉设置侯国开始至南朝时期，治所从未迁移过。《谭图》两汉、

三国荆州图所据，应当是《读史方舆纪要》宝庆府武冈州：“都梁城，州东五里。汉县治此，武帝封长沙定王子遂为侯邑。后汉仍属零陵郡，三国吴属邵陵郡，晋以后因之，隋废入邵阳县。”然按《纪要》文意，都梁县治所始终在武冈州东五里，包括西晋时期。则《谭图》若据《纪要》，西晋图不当置都梁县于今隆回县治。其实，《纪要》所载“都梁城，州东五里”肯定有误，不用说武冈和都梁两县之间尚有建兴县，武冈“州东五里”若不属武冈，也只能属于建兴县，绝不可能属于都梁县地，更不会是都梁县的治所所在；再者，晋武帝在此偏远的地方，分都梁县置武冈县，目的是为管理偏远地方之便，武冈治所既是今县治，都梁县的治所不可能也在其近旁。而《太平寰宇记》邵州武冈县下则谓“晋武帝分都梁立为武冈县。今冈东五十里有汉都梁故城是也”，既与《纪要》不同，也不合《资水注》记载的地理形势。综合以上资料分析，所谓武冈之“东”，以资水流路而言，均当作“东北”；而“五里”或“五十里”，据《资水注》和《元和志》的记载，当是一百三十里或一百五十里的辗转抄误。都梁县的历代治所，当定在今回隆县治。

《读史方舆纪要》宝庆府武冈州又云：“都梁山，州西百里。山高耸，泉水环绕，汉以此山名县。《名胜志》云：‘山在州东百三十里。’似误。”《纪要》因误以“都梁城，州东五里”，遂认为州西百里的高山为都梁山，与《资水注》记载的小山都梁山完全不合，《纪要》误。《名胜志》乃以《元和志》为据，符合历代都梁县治所的位置所在，不误。倒是《纪要》再误。《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山川，据《水经注》、《元和志》谓：“都梁山，在武冈州东北。”大致方向不误。

东北过夫夷县^[7]，

夫水出县西南零陵县界少延山^[8]，东北

流径扶县南，本零陵之夫夷县也。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义之邑也^[9]。夫水又东注邵陵水，谓之邵陵浦水口也^[10]。

校注：

[7] 夫夷县，两汉侯国，属零陵郡，三国·吴为县，属邵陵郡。《太平寰宇记》邵州武冈县：“夫夷故城，汉县，故城在今县东北二百四十里扶水之地。东晋以大司马桓元子父名同，改为扶县。至隋平陈，省，以地入邵阳。今城在。”《读史方舆纪要》永州府武冈州：“夫夷城，在州东北百四十里。”按：“百”上疑脱“二”字。《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古迹：“夫夷故城，在新宁县东北。”《谭图》夫夷县，定位于今邵阳县治夫夷水口西岸，今定于夫夷水口之阳的邵阳治。

[8] 夫水，《读史方舆纪要》永州府新宁县：“县南里许。源出广西全州界，流入境，下流会于都梁水。”杨《疏》：“盖水本名夫夷，与夫夷县相依，至后县省夷字，而水亦但称夫水也。”即今夫夷水，源出今广西资源县南越城岭西麓。

零陵县，《水经·湘水注》杨《疏》：“《汉书·艺文志》有秦零陵令信一篇，难李斯。又刘逵《吴都赋·注》亦引秦零陵令上书云云，则县为秦置，当属桂林郡。汉为零陵郡治。后汉属零陵郡，吴、晋、宋、齐、梁因。在今全州西南。”治所在今广西全州县西南咸水乡附近。夫水所出的少延山，即今资源、全州间越城岭山脉南部的山地，大致相当于今广西资源县西南的苗儿山（2141米）。

[9] 扶县，《注疏》本作“扶阳县”。《疏》云：“赵删‘阳’字，云：《宋志》邵陵太守领扶县令。汉旧县，晋曰夫夷。汉属零陵，晋属邵陵。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讳去‘夷’，‘夫’不可为县名，故为‘扶’云。‘阳’字衍文。戴删同。守

敬按：两汉、西晋之夫夷县，宋、齐曰扶。沈约谓扶县汉旧县，至晋曰夫夷，未合。……此称扶阳县者，考《寰宇记》废扶阳场在邵州西北二百四十里。又今新宁县东十五里有扶阳山，扶阳盖梁所立县，如《江水注》昆阳县之比。赵谓‘阳’字衍文，臆说耳。夫夷故城在今武冈州东北二百四十里，梁扶阳或有迁徙也。”杨《疏》未必妥当。两汉、三国、西晋曰夫夷，东晋、宋、齐曰扶县，梁曰扶阳。此谓“扶县”，“本零陵之夫夷县”，更有可能是指东晋、宋、齐之扶县，未必是梁之扶阳县。今仍以《校证》本为是。治所在夫水之阳，姑定点于今邵阳县治。

[10] 资水上游称大溪水，据下文东北流至邵陵县南，始“谓之邵陵水”。故此处今本“夫水又东注邵陵水”，当是“夫水又东注大溪水”之误。

再者，“邵陵浦水口”中“浦水”二字意义重叠，《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山川：即谓“邵陵浦口，在邵阳县西九十里”，则此或当作“邵陵浦口”，“水”字衍，若作“邵陵水口”，则“浦”字衍。何况此处谓“邵陵浦水口”，也属可疑，没有定位意义。主、支流交汇口的名称，通常取支流名称或支流通过的地名为名，才有定位意义，这是记述河流交汇关系的惯例，郦《注》在这方面的记述也不例外，如《湘水注》记述的大量水口，均以支流入汇为称。又如本注下文之“高平水口”、“邵阳水口”，也属如此，并无例外。更何况大溪水至邵陵县治之南，才称为邵陵水，故“邵陵水口”，当是“夫水口”被后人篡改。

东北过邵陵县之北^[11]，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12]。魏咸熙二年，吴宝鼎元年，孙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县，县，故昭陵也^[13]。溪水东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沅

陵县首望山，西南径高平县南，又东入邵陵县界，南入于邵水^[14]。邵水又东会云泉水，水出零陵永昌县云泉山^[15]，西北流径邵阳县南，县，故昭阳也^[16]。云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谓之邵阳水口^[17]。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18]。

校注：

[11] 此句《注疏》本在“东北”之前加一“又”字。

[12] 《经》谓：“过邵陵县之北”，郦《注》未予否定，而用“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一语予以说明。此语看似矛盾，然却是对邵陵县治所附近资水弯曲河道清晰、细致的精彩记述。资水（即大溪水，此处简称“溪水”、“水”）在此形成大小两个弯曲河道，先流经邵陵县治之南，又沿弯道流转至县治之北。《注》文既说明了《经》文“过邵陵县之北”的正确，又表明了邵陵县南临资水的实际情况（参见图 11-B）。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则县治当在今邵阳市区资水北岸、弯道水流之南，具体地点约在今邵阳市北塔区北塔附近的资水大桥北岸西侧地区。地志和《谭图》，可能对郦道元此语不解，或不知此处所存在的弯曲河道，故均定邵陵郡及邵陵县于今邵阳市区资水南岸，均与郦《注》不合。

[13] “魏咸熙二年”，《疏》谓：“全云：‘五字《注》中《注》。’赵云：‘按魏祚终于咸熙二年（265 年），乃孙皓甘露元年，明年改元宝鼎，实晋武帝泰始二年也。’”《湘水注》也有如是之《注》中《注》，云：“魏咸熙二年，孙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宝鼎元年“以零陵北部为邵陵郡”。邵陵郡的设置，郦氏既然以《吴书》为据，则“魏咸

熙二年”，应属“晋泰始二年”之误。是属郦氏之误，不改。

两汉《志》，长沙领昭陵县，据《三国志·吴书》，吴宝鼎元年立邵陵郡，以县为郡治，则昭陵改为邵陵，当在吴宝鼎年间。然《元和志》、《寰宇记》、《舆地广记》均谓晋武帝改，故杨《疏》云：“晋讳‘昭’，改曰邵陵”，但此说与《吴书》、《水经注》记载不合，存疑。

《读史方舆纪要》宝庆府邵阳县：汉置昭陵县，“三国吴宝鼎元年改昭陵曰邵陵，为郡治，晋以后因之。隋废郡，改县曰邵阳县，属潭州。唐复为邵州治”。《隋书·地理志》长沙郡：“邵阳，旧置邵陵郡。平陈，郡废，并扶夷、都梁二县入焉。”《元和郡县志》邵州邵阳县：“郭下。本汉昭陵县，属长沙国，……在邵水之阳，故名。”《太平寰宇记》邵州邵阳县：“古建州城，在县北二里，隔资水。昔邵州理此城，隋开皇九年改为建州，至十八年即移理所于水南，今州城也。”建州治邵陵县，为旧郡治所；邵水即今邵阳市南，西注资水的邵水。据此，邵陵县更名为邵阳县，并从资水之北，迁于资水之南的邵水之阳，当可断在隋开皇十八年。《谭图》两汉、吴、晋、南朝的昭陵县、邵陵县治所，当以此重新处理，定位于今邵阳市资水之北的资水大桥北岸西侧。

[14] 武陵郡沅陵县，见本文《沅水》校注。

“溪水”即指“大溪水”、“邵陵水”，然邵陵水在过邵陵县之后乃西北流合高平水口，则此“溪水东得高平水口”的“东得”，当是“北得”之误。

高平县，《宋书·州郡志》邵陵郡高平县：“高平男相，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南高平，后更曰高平。”《太平寰宇记》邵州邵阳县：“古高平县城，在县北七十里。隋开皇九年以其并入邵阳县，其城废。”《嘉庆一统志》

宝庆府·古迹：“高平废县，在新化县西南。吴置县，晋宋齐因之，南北朝梁省。《府志》，在新化县西南一百里永宁乡，地名石脚，故址犹存。”故址在今隆回县东北高平镇（驻大桥边村）石脚村。

首望山，光绪《湖南全省分图》新化县西南标有首望山，山之西南标有高平水源流，东南标有古高平县。首望山相当于今隆回县北海拔1493米的望云山，高平水今名石马江，在新邵县西注入资水，其入口《注》文即谓之高平水口。

然此处“入于邵水”当作“入于邵陵水”，其下“邵水又东”也当作“邵陵水又东”，两处“邵水”，皆脱“陵”字。下云“云泉水又北注邵陵水”可为证。《寰宇记》、《一统志》引《水经注》也皆作“邵陵水”。邵陵水即资水，邵水即下文“邵阳水”，两者不可混同。

又，《校正》本、《注疏》本，皆作高平水“西南径高平县”。然高平水在首望山之东南，高平县也在首望山之东南，故不应作“西南”。此或标定有误，原文当标点为“水出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东南，径高平县南”，《一统志》的标点即如此处理。但更有可能“西南”乃今本“东南”之误抄，如是，原文当为“水出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东南径高平县南”。

今本“又东入邵陵县界，南入于邵水”有误。高平县在邵陵县西北，高平水出首望山之后，总的方向是东南流注邵陵水，其经高平县南之后，南流入邵陵县，东入邵陵水，“界”字衍，“东”、“南”两字当互调。原文当是：“又南入邵陵县，东入于邵陵水”。

[15] 永昌县，吴置，属零陵郡，晋、南朝因之，隋省入零陵县。《读史方舆纪要》永州府祁阳县：“永昌废县，在县西八十里。”故址如2001年《湖南省地图集》所示，即今祁东县砖塘镇西南“古城遗址”。云泉山是为南朝时

期云泉山为邵陵郡邵阳县和零陵郡永昌县的界山，即今祁东县和邵东县交界上的雷祖殿（785米）。

[16] 邵阳县，东汉置昭阳侯国，属零陵郡，吴宝鼎元年，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县属之，晋武帝更名邵阳，刘宋后因之，隋废入邵陵县。其故址，《读史方舆纪要》宝庆府邵阳县：“昭阳县，在府东五十里（《太平寰宇记》邵州邵阳县作在：‘今县东一百一十里’）。后汉析昭陵县置昭阳县，属零陵郡。晋武改曰邵阳县，属邵陵郡，刘宋以后因之。隋废入邵陵县，因改邵陵曰邵阳。唐武德四年于此置邵陵县，七年复并入邵阳。”光绪《湖南全省分图》邵阳县图，在邵阳县东的桐江北岸标有“故邵陵县”，应是采用唐武德四年复置的县名，2001年《湖南省地图集》邵东县东、黄陂桥镇南、桐江北岸即标为“昭阳侯城遗址”，与《谭图》昭阳（邵阳）定位一致。

[17] 云泉山所出之云泉水，流经“昭阳侯城遗址”的邵阳县南，即相当源出今祁东县和邵东县的界山雷祖殿，北流经邵阳县故城南的桐江。因云泉水流经邵阳县南，当又有邵阳水之称，故其注入邵陵水的水口，即称为邵阳水口。邵阳水其后简称为邵水，故《元和志》、《寰宇记》等志书，邵州境内均保存有“邵水”之目。邵阳水口即今之邵阳市区邵水注入资水之口。以今桐江水证云泉水，则“西北流径邵阳县南”，当作“北流径邵阳县南”，“云泉水又北注邵陵水”，当作“云泉水又西注邵陵水”。

《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山川：“云泉水，在邵阳县南，今名檀江，源出高霞山，北流入邵水。”与郦《注》不合，檀江属于桐江（邵水）下游入汇支流，且非流经邵阳县南，《一统志》误。

杨守敬在高平水下按：“《注》叙高平水入

邵(陵)水，在云泉水之前，今顺水(按：指高平水，今名石马江)自新化县东南流，于邵阳县北入资水，在檀江(杨氏误以檀江为邵阳水)入资之后，盖水道改矣。”杨氏发现高平水和云泉水注入邵陵水顺序与实际不合，甚是，然以河流改道释之，则误。高平水东南流入邵陵县北，在今新邵县西注入资水，据大比例尺地图，其南岸和资水之间存在连绵山陵阻隔，高平水不可能改道，更不可能在云泉水入资水之上游“南入于邵陵水”，所以不存在“水道改”的问题。

综观今本《注》这一大段文，错、漏甚多，则高平水和云泉水顺序颠倒，很有可能属于今本《注》文的严重错简。根据以上校注，原文大致可作如下复原：

“又东北过邵陵县北，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吴宝鼎元年，孙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县，县，故昭陵也。溪水东会云泉水，水出零陵永昌县云泉山，北流径邵阳县南，县，故昭阳也。云泉水又西注邵陵水，谓之邵阳水口。邵陵水又北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东南径高平县南，又南入邵陵县，东入于邵陵水。”

[18] 据郦《注》文意，邵陵水自邵陵县北至益阳县北，“名之为茱萸江”。其间所经流的山峡，据国家测绘总局1988年出版的1/25万地图，在新邵县境内，自小庙村至筱溪村之间也是典型峡谷河段之一，全长约25公里。《嘉庆一统志》宝庆府·山川：“茱萸滩，在邵阳县北四十里资水中，两山夹峙，资江北流而下，乱石横阻，激出洶湧。昔人铸铜柱于岸侧，已固牵挽，一名铜柱滩。郡称五十三滩，此其首也。”“清溪滩，在邵阳县北四十五里资水中，峭石密布，水流甚险。自此而下，在县

境者二十一滩，皆称险阻。”则资水茱萸江峡谷河段，险滩密布、水流湍急为其特点。

又东北过益阳县北^[19]，

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嗽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20]。

茱萸江又东径益阳县北^[21]，又谓之资水^[22]。应邵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23]。然此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24]。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处，莫详其实也^[25]。

校注：

[19] 益阳县，汉属长沙国，后汉属长沙郡，吴属衡阳郡，晋以后因之。诸志谓益阳汉县，唯《读史方舆纪要》以为秦县，《谭图》不从，作汉县。

[20] 此段《注》文主要取材于《三国志·吴书·甘宁传》：“随鲁肃镇益阳，拒关羽。羽号有三万人，自择选锐士五千人，投县上流十余里浅瀨，云欲夜涉渡。肃与诸将议。宁时有三百兵，乃曰：‘可复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对之，保羽闻吾歔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肃便选千兵益宁，宁乃夜往。羽闻之，住不渡，而结柴营，今遂名此处为关羽濑。”其中，关羽濑、甘宁故垒的所在地，涉及益阳县故城的正确定位。

《元和郡县志》潭州益阳县：资水“经县南三十步。县西有关羽濑，南对甘宁故垒。关羽故垒，在县西一十五里”。

《读史方舆纪要》长沙府益阳县：“县西南

五里者，又有关羽濑、青泥湾，三国时，羽镇荆州，吴使吕蒙取桂阳、零陵、长沙三郡，羽争之，军于此。水南又有甘宁故垒云。”

《嘉庆一统志》长沙府古迹：“甘兴霸故垒，在益阳县南一里。关忠义故垒，在益阳县西南。建安中，关忠义屯兵于此，与鲁肃隔江相拒。”

光绪《湖南全省分图》益阳县图，在益阳县西侧约五里处标有关濑滩。

以上资料说明，关羽濑在唐益阳县（即今益阳市）西侧附近的资水北岸，南岸即为甘宁故垒。具体地点可据光绪图关羽滩定位今益阳市区西侧。

[21] 关于益阳县故城的位置，《旧唐书·地理志》潭州益阳县云：“汉县，属长沙国，故城在今县东八十里。”《太平寰宇记》潭州益阳县亦云：“本汉旧县，属长沙国。按《地图》云：‘今县东八十里，即汉之益阳故城也。’贞观二十年移理于此。”然《甘宁传》谓益阳县“上流十余里浅瀨”，浅瀨即关羽濑，既在今益阳市区西侧附近，即益阳故城不当在“今县东八十里”，“八十里”当是“十八里”之误。《谭图》即作县东十八里处理，是。

[22] 熊《疏》：“《注》特于发端提明资水以应《经》，而实叙水出无阳，谓之大溪水，径邵陵谓之邵陵水，自下出益阳，谓茱萸江，及径益阳，乃谓之资水。盖后世乡俗之称，随地变名，郦氏因据当时舆图为说，全书皆然，特发其凡于此。”下文益水、益阳江，亦当如是。

[23] 杨《疏》：“资水过益阳北，则县在水南阴，与应说不相应，故郦氏亦不敢质言之。然郦氏时已无此水，自当阙疑，而《元和志》云，益水出县东南益山，东北流入资水。盖后人求益水不得，又见以资水为益水不合，因别指一水以当之也。”《元和志》别指一水为益水，实误。然郦氏亦未曾“阙疑”，其云：“亦或

资水之殊目矣”，其下又云：“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即是所疑。下文云资水入洞庭湖之口，“谓之益阳江口”，可见益阳江和益水，也当是不同时代益阳县附近资水的变名，郦氏时代所称之益阳江，应劭时代谓之益水。所不同的是，处于资水下游三角洲上的河道，迁徙变化是其常态，应劭时代资水流经益阳县南，魏晋南朝改道流经益阳县北时，原有县南河道改流，故郦氏云县南“今无益水”。而据《湘水注》“湘水自汨罗口西北径磊石山西，而北对青草湖，亦或谓之青草山也。西对悬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并湘浦也”一语分析，青草湖西对的悬城口，不当是一个小河口。根据资水下游的地貌形态，湘水西侧的悬城口，既然不是湘水的分汊入汇河道，就只能是资水下游三角洲上的一条分汊河道，在磊石山西部注入湘水的河口。这条资水分汊河道的前身，或即为过去流经益阳县南之益水。

[24] 益阳故城附近地区，地貌上属于资江三角洲平原，河湖密布，“处处有深潭”是其典型特征。

[25] 此小段当出自《荆州记》。熊《疏》：“《续汉志》益阳，《注》引《荆州记》，县南十里有平冈，冈有金井数百，浅者四五尺，深者不测。俗传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辄成井。”“《初学记》七引《荆州记》，疑是昔人採金，谓之金井。”其中，“以杖撞地，辄便成井”虽属夸大之词，但基本符合资江三角洲地下水位高的特点。至于是否为“古人采金沙处”，郦氏虽已“莫详其实”，但也不能排除上古时代资江流域曾有沙金，经流水搬运至此沉积而成。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26]。

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27]。

校注：

[26]《汉书·地理志》载：湘水至下隽入江；沅水至益阳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澧水东至下隽入沅。可见西汉时期湘、资、沅、澧四水在东洞庭平原上交汇分别注入长江，当时尚不见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面。东汉三国时期的《水经》也载：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澧水至下隽西北入江；沅水至下隽西北入江；资水与沅水合于湖中，又东北入江。则《水经》与《汉志》所载大体相同，洞庭四水基本上是在洞庭平原上直接流注长江的。所不同者，在资水与沅水合流入江之前，在东洞庭平原上存在局部湖泊于君山之南，故《水经》谓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然此处“又东”当作“又东北”，因为此“湖”在君山之南、益阳故城之北，是当东北流，非东流。至于“东北入于江”的江口，据东晋初年郭璞注《山海经》：“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之口”，则资水会合沅水之后，也应在巴陵头（今岳阳市北）入江。

[27] 郦《注》的洞庭湖，水面已达五百余里，几乎包括整个东洞庭湖水面，湘、资、沅、澧四水皆注入湖中，这是东晋南朝时期洞庭湖扩展的结果，与《经》文时期大不相同。郦氏“湖，即洞庭湖也”一语，不准确。

以上两注，详见拙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第二章第二节。

校正后的《水经·资水注》全文

根据本文初步校正的结果，《水经·资水注》全文如下（涉及改动、错简和原文错误的相关文字，包括一些关键性的标点，用仿宋体加粗表示）：

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

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糾山，盖路山之别名也，谓之大溪水。东北径邵陵郡武冈

县南，县分都梁之所置也。县左右二冈对峙，重阻齐秀，间可二里，旧传后汉伐五溪蛮，蛮保此冈，故曰武冈，县即其称焉。大溪径建兴县南，又径都梁县南，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王子敬侯遂之邑也。县西有小山，山上有渟水，既清且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川，兰馨远馥，俗谓兰为都梁，山因以号，县受名焉。

东北过夫夷县，

夫水出县西南零陵县界少延山，东北流径扶县南，本零陵之夫夷县也。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长沙定王子敬侯义之邑也。夫水又东注大溪水，谓之夫水口也。

又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吴宝鼎元年，孙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于邵陵县，县，故昭陵也。溪水东会云泉水，水出零陵永昌县云泉山，北流径邵阳县南，县，故昭阳也。云泉水又西注邵陵水，谓之邵阳水口。邵陵水又北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县首望山，东南径高平县南，又南入邵陵县，东入于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

又东北过益阳县北，

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嗽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

茱萸江又东径益阳县北，又谓之资水。应邵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然此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